

周子衿
◎著

故里
三十年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故里三十年

周子衿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國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里此去三十年 / 周子衿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10-07222-5

I. ①故…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4619号

故里此去三十年

作 者: 周子衿 著

书名题字: 苏美华

责任编辑: 吴艺文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邮编: 330006)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93

网 址: www.jxp-ph.com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0千

ISBN 978-7-210-07222-5

赣版权登字—01—2015—20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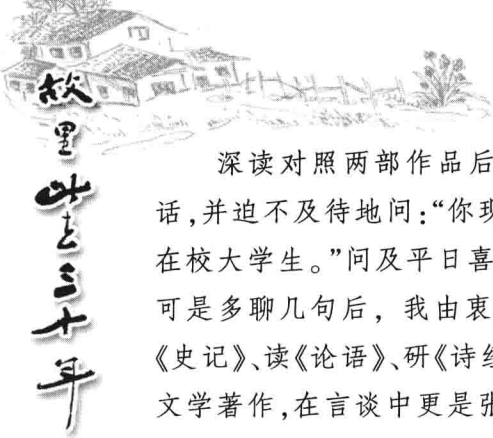
承 印 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光阴的印记(序)

天亮时分,合上《故里此去三十年》样稿,推开书房的落地窗,长安大街上已是车水马龙,我却还在书里,记忆还在山乡、还在江南村庄,还在想着方卫东、白池、白丹,还在想着方三姑那一口京腔。更在想象一个妙龄女性作家是如何刻画出这般人物形象,既符合历史变迁、个性刻画入木,又贴近那个时期的人物、性格。据我所知,在作者的经历中,完全不可能有一丝印记、划痕,即便是有无穷的空间想象力,也无法写出如此接近历史、背景吻合、接地气又天衣无缝的作品来。

认识周子衿,还是年初在湖南参加“两岸三地首届文学论坛”,她谦虚地送了一本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影子》让我指导,当时由于时间关系,加上会议时间杂事多,给我送书的人也多,常态下送书人是不会回访问你看了没有的,然而,次日早晨我就接到了子衿的电话,礼貌诚恳地问她的《影子》我是否看过,意见如何。我一时语塞,只好如实地告诉她,因为忙碌,还无暇顾及呢,并表示一定拜读后与她交流。找出那本刊物,翻出《影子》,一下子我就被吸引了,我不敢相信,这样一篇生活气息浓郁、设想着作者本人又完全不可能有的经历,就连体验过的人都无法反映出来的文字,在她的笔下却如行云流水般跃然纸上。《影子》抓住了当今社会众生相之中的一个视角,用虚拟写实的手法,生动形象的生活语言叙述着一个完整的故事,使整个作品给读者似曾相识的感觉。倡导着大爱无疆,弘扬社会的正能量,使读者在作品中读到的似乎是发生在身边某些人身上的故事。作品结构严谨、语言流畅、脉络清晰、给人以启迪。



深读对照两部作品后，对作者的好奇心促使我拨通了周子衿的电话，并迫不及待地问：“你现在从事什么行当？”她腼腆地告知：“现在还是在校大学生。”问及平日喜好，她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空读了些闲书。”可是多聊几句后，我由衷地感觉到，她并非是空读了几页闲书的人，看《史记》、读《论语》、研《诗经》。对中外文学史更是了如指掌，当今知名的文学著作，在言谈中更是张口即来。了解这些后，对她的质疑可就迎刃而消去了，她年少妙笔，也就顺理成章了，作品中围绕着“故里”做足了功课，围绕着“变迁”做足了文章，你只要细细地品读就会被作者运用人与时空对话的写作手法所吸引，也一定会被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牢牢地抓住眼球，欲罢不能。

“故里”此去三十年，它诉说的是变革，是由家庭引向社会，从大山深处走出的一千人，几经磨砺又把外面的风带回来，再吹开那漫山遍野的杜鹃，弘扬着朴实的乡情，歌颂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可以不夸张地说，它是一部紧跟社会脉搏，追梦、寻梦、圆梦之作，字里行间透着光阴留下的印迹。

当然，作者由于自身阅历的不足，对一些事物的阐述略显稚嫩，背景拿捏得不够充分，但是，瑕不掩玉，无论你从哪一个视角去读它，也都会领略到光阴的美，印迹的痕。

以此为序。

李宏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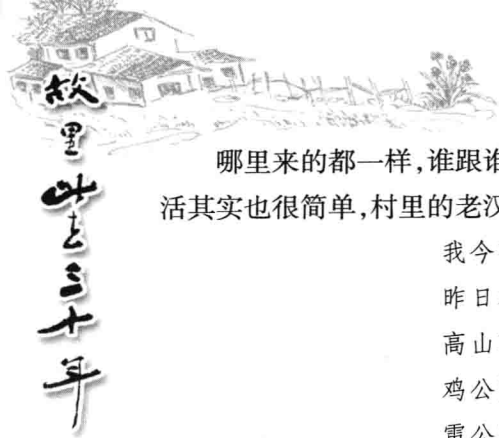
2015年4月19日

不知是在何时天工开物，这天底下就堆了许多山，高山和高山环抱着，在脚下形成了许多空地。也不知从何时起，这山和山像是熟透了的果子一般，从缝隙里淌出了清冽的水，水和水汇在一起形成了溪和潭。这空地里便住上了很多人，人和人互相帮衬着，像草和草生长在一块似的，根和根交错在一起，茎和茎挨拢在一起，互相照应、彼此依赖，延绵不息地过活了很多年、弄明白了很多事情。在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盘旋在他们头顶上的那座山脉，叫做盘龙山，很早以前，人们便管自己扎根的地界叫做盘龙村了。

早晨，太阳会从盘龙村东边的山顶爬上来，傍晚，太阳从西边的山顶滑下去，其间，太阳会在盘龙村民们的头顶上悠闲地待上一天，以人们看不见的速度和痕迹，在一根抛物线上把自己从人们眼前扔出去。过后，星星也会从黑色的夜幕中，慢慢显现出来，星星们都善于眨巴眼睛，他们会发现群山脚下的盘龙村，像是一个敞着荷叶边的大碗一样放在大地上，有许多房子和许多人像是蚂蚁和石头撒在地上那样，装在盘龙村这个碗里。村庄里的人们都抬着头，像是水底的青蛙一样，仰头望着深邃的天空里星星在向他们眨着眼睛。

几经繁衍，盘龙村现在的人家是越来越多了，总共算下来也有一百多户了，但总归说起来，大家在几百年前都是亲戚关系，他们从小就长在这里。只有一户人是山外来的，那是村东边的方家，方家里当家的是个女人，人们都管她叫方三姑，村里人从认识她起，就见她没有男人，她一直一个人拖着一个孩子，她的孩子叫方卫东，方卫东娶的年轻堂客叫白池，白池他们家是住在后山上的。后来，方卫东和白池生了个妹子，叫方芳，方三姑就成了奶奶。算起来，他们家到山里来也有二十几年了，二十多年过去，年轻的孩子都已经把他们当成了村里土生土长的一家人。话又说回来，是不是村里的，谁又计较这么多呢？只要能跟大家和睦过日子，打哪里来的都一样。





哪里来的都一样,谁跟谁过不都一样?最重要的是,人要过得清爽快活。快活其实也很简单,村里的老汉在山上唱个歌就有了:

我今唱个颠倒歌,颠颠倒倒图快活。

昨日看见牛生蛋,今日看见马长角。

高山顶上鱼产籽,湿泥田里鸟筑窝。

鸡公笑掉大牙齿,蚂蟥喜得水底浮。

雷公吓得哑了口,月光掉进鞋里头。

.....

二

盘龙村是个重山环绕的小山村,站在天底下左顾右盼都是山。人们常常看见云在天上变花似的翻转,但是地上却不起风,等到天上日头把云朵熔成了丝,地上的风还带着刚开瓢的西瓜味呢。这让盘龙村村民们产生了一种占尽“天时地利”的优越感,但偶尔,住在山脚下的人又忍不住破口大骂:

“这他妈的山高得,老子想看到顶上把脖子都扭断了!”

在那时候,盘龙村村民们也会想到把这些个山,像削红薯似的削去大半。他们也会幻想啥时候能到这大山外面转悠那么一两趟,好好看看外面的日头和飞过的鸟,住上个十天八天的再回来。其实,通往山外的路也是有的,就是村里东南角那条最小的岔路,那条小路像是羊肠子似的绕在山上,人们一直在这个羊肠子上爬,经过几回高低起伏,就能爬过七八座山,历时三四天,那时候就到了山外了。不过,话说回来,山外也是那个样子,回来的人都说山外还是几个小村子,在山脚下住着人,他们同样养鸡、喂猪、上山砍柴、打野味。于是,关于出去看看或者住住这样的事情,人们也只是想想而已,大家都懒得费那个劲了。

要说从村里真正走出去的,也就是能在山外生根落脚的,后来还是有好一批的,从外面进来的方三姑家就是其中之一。方三姑没有多发子发孙,却把一家人发到了山外。盘龙村和过去的记忆百年如一日地伫立在原地,新生的孩子却像大风过后的蒲公英一般落在了远处。多年以后,当长大成人的方芳回想过往,不由感慨母亲是这个村庄最伟大的女人,尔后又不禁惊叹起命运来,原来,命运是个会遗传的东西。

方芳的母亲名叫白池,她出生在盘龙山腰上的一座木房子里,那是她父母一直生活的家,取这个谐音“白痴”的名字,是白池的父亲白二的一种嘲弄。说到

白池的出生,不得不提的是白池的母亲——张草,张草是在那个环境下典型的受苦受难的女人,就说张草的第一次生产吧。

那年初秋时节就下起了冰雹,盘龙村那年被冰封了整整四个月,冰雪初融的时候,饥荒也像开始流淌的溪水一样,缓缓来到了人们身边。年关过后,村民们都躺在自家的床上消受各自的满身浮肿,身怀六甲的张草却耐不住饥饿,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到家附近的水潭里舀一碗水喝,而她那一生暴躁的男人白二还不忘适时地提醒堂客给自己端一碗水回来解渴。可就是这个简单的要求,竟然成了张草对男人白二的第一次忤逆,她没有端回那一碗服侍男人的水,倒是用冰冷的水自己喝了个胀饱。在水潭边稍稍站定之后她俯下身,准备给男人打一碗水回去解渴,突然感到了一阵不知是腹胀还是临产的疼痛,她不由得躺在了池塘边想缓解一会,连日的饥荒让她的疲惫和心酸都凝成了沉默,她咬着牙,疼痛从嘴角渗出血来,紧接着是气若游丝的昏迷。她仰躺在池塘边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一阵泥土和草野新生的潮湿腥味钻进了她的鼻孔,那是一个即将萌芽的春天。

醒来后张草躺在了自家的木板床上,也是在那张木板床上,她完成了自己的生产和死亡,完成了生命的延续也完成了生命的终结。当时,这位年轻的母亲有些虚弱的恐惧,新生的女儿赤裸地躺在被子下,而她的男人正守在灶膛旁烧一壶水,嘴里止不住地骂骂咧咧:

“你他妈的,到头来还要我来服侍你!把你从池塘边扛回来也就算了,还得让老子烧水做饭,这小的吃的穿的都没有,你怎么么子都不准备好?他妈的!我怎么娶了这么个蠢猪堂客?!”

女婴像是听到了父亲对自己的呵斥,她开始止不住地啼哭,而这柔弱的哭声在母亲那听上去有点疼。母亲对自己的女儿柔声说道:“不要哭。”自己却率先落下了一滴心酸的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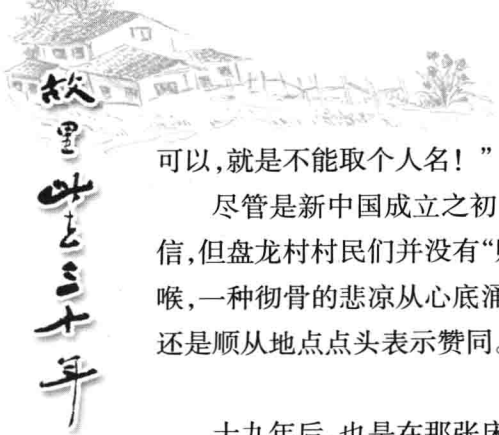
女儿满月时,年轻的母亲怯怯地问她的男人:“他爹,你说给崽妹子取么子名好呢?”

男人白二几乎是脱口而出:“我早就想好了,叫白池好了!”

张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白痴?”

白二合情合理地解释道:

“你他妈的白痴!我说的是白池,妹子是在池塘边出生的,难道你不想为此做个纪念?而且取个怪点的名字也好养活嘛!取个猫呀狗呀么子物件的名字都



可以，就是不能取个人名！”

尽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大地上还存在着很多积重难返的陋习和迷信，但盘龙村村民们并没有“贱名者长生”的心理。张草听了男人的话后如鲠在喉，一种彻骨的悲凉从心底涌起，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为了遵从男人的意愿，她还是顺从地点点头表示赞同。

十九年后，也是在那张床上，那张让她经历无数磨人的性爱和生产的床上，外祖母张草死到临头，在她短短四十年的生命里，她自己帮助自己断断续续生下了七八个孩子，每死去一个孩子她就如丧考妣般哭丧一次。十九年过去，顺利存活下来的只有三个——老大白池、老二白果、老幺白丹，从这共同的劫难出发，他们却走向了不同的人生。

张草临死前，三个孩子齐聚床前。那个长大了的女婴成了十九岁的少女白池，她还有一个弟弟和最小的妹妹。母亲行将死去，白池捂住自己的脸呜咽着，泪水如汨汨的山泉，从她的指缝中流出。躺在床上的张草已经面如死灰，她气若游丝地重复了十九年前的话：

“不要哭。”

然后她像安慰自己似的说道：“人死了就解脱了。”说完，她像当年生下白池一般，眼角淌出了一滴泪。

张草临死的那个时候，她那个暴躁的丈夫白二，早已在三年前逝世——他是村里第一个死于铁轨上的人。那一天盘龙山脉下第一次通火车，尽管火车并不会在盘龙村作停留，火车只是在山的那一头经过而已。盘龙村的男男女女还是像潮水一样，翻过了两座大山汇聚到了铁轨旁，准备迎接一场“视觉盛宴”。在水泄不通的拥挤中，她的丈夫白二奔赴了一场荒唐的死亡。因为当天的拥挤，又加上他喝醉了酒，急躁的白二与人发生了口角扭打起来，白二死死地拧住对方的胳膊腿不放，直到飞驰而来的火车将他们粉身碎骨地分开了。那时候张草的最小的女儿白丹刚出生八个月，得知男人死无全尸的消息之后，张草伏在自己床上做了一场惊天撼地的哭号，三天三夜，夜以继日，终于在一个白天如死亡般睡去。三个孩子惊慌他们的母亲是否是哭死过去，也让他们明白，原来死亡不只意味着沉睡。

直到张草行将死去之时，少女白池才亲眼看见了真正的死亡：她和弟妹们

伏在母亲的奄奄一息上号啕大哭，并天真地想以此阻挡母亲那不可挽救的死亡，而母亲却纹丝不动地躺着，呼吸微弱。白池颤抖着抱起母亲，尝试着往她那干瘪的嘴里灌进一些中药汤水，奢求着一场起死回生。直到生硬慌乱的照料将两人都弄得精疲力竭，白池才将母亲安稳地放在了床上。刚放下，母亲就像是被救活一般醒了，她缓慢地支起了自己的身子，哀哭着说道：

“池儿，妈妈的奶子上疼哟，这都是你该天杀的爸爸折腾的呀……”

白池也跟着哭号，哭号着说不出一句话，不仅因为哽咽至无言，也因为不知母亲的病痛为何与父亲有关，无以作答。直至白池自己到了母亲那个年纪，她才明白这个疼叫乳腺癌，慢慢领悟的还有那个叫做“折腾”的动词。

白池不说话，张草却像那只还差一根稻草的骆驼那样，满嘴白沫地嗟喘着，当然她的生命也似那只到达临界点的骆驼般，只等时间来覆上最后一根稻草了，最后张草像是交代遗嘱般对白池说道：

“池儿，妈妈就要走了，妈妈只求你一件事情，弟弟妹妹还小，你们是姐妹是姐弟，你要照顾他们长大，你不照顾，他们就会死，答应我，无论如何，将弟弟妹妹抚养长大，妈妈入了黄土也会感谢你的，他们长大回报你的。”

说完，张草的目光像是一个急得焦头烂额的人一般，在三个孩子身上不住地徘徊，她竭尽全力地看着三个孩子，那深深的目光像是一块干枯已久、正在吸水的海绵。

白池看着她的母亲，把头点得如鸡啄米状，此刻，她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她对母亲的允诺。情急之下，白池抱起身旁的弟弟妹妹，在母亲面前泣不成声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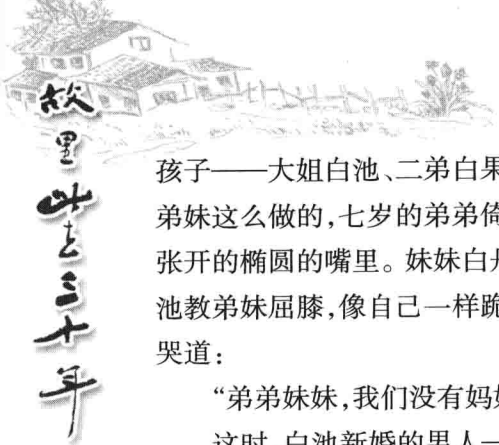
“妈！您放心，有我一口粥就有弟妹一碗饭，天高地厚神仙养人，吃树皮、刨树根也够咱活，天上下雨有水喝，天干了我还有血给他们喝！”

待白池作完承诺之后，张草那晦涩的死亡之眼里竟然闪烁了一丝笑意，便闭上眼睛永远地离开了，前世今生的债都已还尽。

三

母亲张草逝世了。那时候白池长成了一个十九岁的少女，从来没有经历过爱情，就有了婚姻，她嫁到了山底下的一户方姓人家，也就是方芳后来出生、长大的那个家庭。白池慌乱地到了婆家又返回娘家，刚忙完新婚又奔新丧。

张草面如死灰地躺在床上，一去不回头，奔向了一劳永逸的死亡。她的三个



孩子——大姐白池、二弟白果、三妹白丹团绕在床边，长久地跪着。这是白池教弟妹这么做的，七岁的弟弟倚在床边眼泪汹涌而出，混着浓黄的鼻涕，流进了他张开的椭圆的嘴里。妹妹白丹才四岁，哆哆嗦嗦地惊吓着，读不懂一个死字。白池教弟妹屈膝，像自己一样跪在母亲床前，磕了头，又忍不住抱住弟妹俩抱头痛哭道：

“弟弟妹妹，我们没有妈妈了。”

这时，白池新婚的男人——盘龙村的外来居民方卫东夸张地悄声迈脚进来了，对着白池朝门外努努嘴，示意她事情已经办好了——一口薄板棺材。刚看了一眼停在屋门前的棺材，白池又埋下头抽抽嗒嗒了。方卫东走到床前，闻到了一种死亡的潮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是方卫东第二次见到自己的岳母张草，第一次见岳母是在方卫东迎娶白池的那天，那天岳母形容枯槁的笑还在眼前，今天就呜呼哀哉了。方卫东忍不住发出对生命的感慨：

“一个人，他妈的死起来好容易呀！”

白池抬起头来看着她的丈夫，她的脸颊上正流淌着汹涌的泪水，白池喊道：“方卫东，我妈妈她都死了，你知道吗？！”

方卫东听见白池突然爆发似的喊叫，不由得怔了一下，随后又摸着脑袋回答道：

“是呀，我知道了，你妈妈不就是死了吗？我知道了，你快把你妈平时最喜欢穿的那几件衣服找出来，收拾干净了，再把你妈抬到棺材里去。”

方卫东这么说完之后，白池再没有说话。那个时候，她的心里却在大喊大叫，痛骂这个男人是个傻子。而那只是一个开始，日久见人心，婚姻是一场漫长的相识，多年以后，白池才明白了很多空误会和多情误。

“好了，好了，快别跪着了，安排后事要紧，动作麻利点，咱妈还等着我们回去呢！”方卫东再一次催促道。

白池仍跪着没有动，她皱着眉头显出十分惊愕的表情，她惊骇道：“妈妈等着我们回去？”说完便煞白着脸缓缓回过头去，她看见躺在床上的母亲仍和死去一般安然地躺着。

方卫东恍然大悟般咧嘴笑了，他解释道：“我的意思，我妈妈现在一个人在砖屋呢，也没谁回去给她报个信，我们都出来这么久了。”

在方卫东的催促下，母亲张草的埋葬是草草了事的。张草刚咽气，方卫东就催促着入土为安。白池点点头，把男人和弟妹都请出了屋，她要亲自服侍母亲换

上平日里最喜欢穿的几件粗布衣服，算是最后一次尽儿女孝道。白池轻轻解开了母亲的衣扣，像是怕弄疼了她死去的身体。那是一件棉布对襟衫，如今看上去也和死去般没有了色泽。是咯，一件衣服的寿命哪里敌得过人？如果衣服也是有生命的话，那么这一件早该到了腐朽的年龄。

白池闭上眼睛一颗颗地解着母亲的衣扣，她强忍着泪水劝诫自己坚强冷静。生老病死、成住坏空都那般无情无奈、无可挽回，如火车碾压过一只老鼠那样无可阻挡。人要学会坚强，对于母亲最好的报答是照顾好弟弟妹妹，白池在心底发誓，一定要让弟弟妹妹平安长大，以慰母亲在天之灵。生者安慰，死者安息。这么想着她突然来了勇气，解放自己一般解开了最后一个衣扣，才一睁眼，白池的手就抖得如筛糠一般了，母亲张草的乳房上是一片溃烂的红肿，在乳晕的地方结了一层血痂，连着贴身的衣服线头也长进了血痂里，长成了人体上最柔软、最坚硬的犄角疙瘩。而在这之前，自己作为女儿一直不曾知晓，直到母亲死前痛苦的呻吟也没能引起自己对母亲病痛的足够重视和了解。白池责怪自己是一个不孝之女，这让她更加坚定起自己对弟妹的责任来。

白池想用抖如筛糠的手拔出血痂里的线头，刚碰到，血痂里就流出脓血来。白池像碰到了炙热的火焰般迅速缩回了手，眼泪也似那脓血般从她的眼里大股涌出。白池泪如泉涌地将热毛巾敷在母亲的血痂上，泪如泉涌地更换了十几盆热水，泪如泉涌地将腐烂的线头从腐烂的皮肉里剔除，泪如泉涌地给母亲换了寿衣，泪如泉涌地想起自己再也没有妈妈了，泪水湿了衣服前襟，白池想今生她再也不会这么伤心了。

待到白池将母亲妥帖地穿戴整齐，太阳也已经精疲力竭地躺在了山坡上。方卫东走进里屋催促白池整理，他看见白池的两眼肿成了两个水汪汪的桃，又看看岳母张草粉饰一新的尸体，惊讶地问道：

“你妈穿得怎么那么像个僵尸？！不会诈尸吧？！”

等到方卫东两口子将逝者装殓完毕之时，由村民们组成的八大班子已经等在了门外，个个穿着草鞋肩上搭着毛巾相互劝诫道：

“这一家也确实不容易，都是从苦边来的人，如今去了也算是个解脱，大家伙都用点劲，做点好事把老人家送上山。”

“是啊，几个人都要把吃奶的劲拿出来。”



于是，白池一家四口跟着八大班子构成了单薄的送葬队伍，他们一路走到了村里的坟山。那里埋葬着盘龙村祖祖辈辈逝去的老人，他们像这个村庄新陈代谢的产物一般，永远地埋在了他们生长出来的土地上。方卫东手里拿着几把铁锹站在已经挖好了的坟墓边，众人将棺木放进了土坑，又七手八脚地将棺材上盖满了泥土，坟墓随着白池一家的号啕大哭逐渐隆起，招魂的幡伴随着飞舞的纸钱在空中轻飘浮动，一座崭新的坟包点缀在了盘龙村连绵起伏的坟山上。

山脚下正是盘龙村的居住群，烟岚在春天的暮霭中升起，人味浓重。天地间仿佛只有这一家送葬的人们处在高山上，凄楚悲怆的哭声飘荡在悠远的天空，而送葬的村民们没有时间再陪着白家四口哀号，只好告别，末了劝告了一句：

“卫东、白池，老人养你们一群儿女不容易，你们要为老人好好哭一会，不过也记得早点下山，晚上山里的野物出来了，可能就不安全了。”劝罢便背着手下山去了。

村民们下山之后，一家人哭得更响亮了。白池垂着头像是要把滴滴眼泪种进土地里，弟弟白果站着哭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栽倒在地里，啃了个满嘴泥，泥巴湿漉漉地粘在脸上，把白果塑成了个未干的陶泥人。妹妹白丹也专心致志地哭着，她哭出了许多眼泪和鼻涕，哭声有时从她喉咙里嘟嘟地冒出来，有时又从她鼻子里喷薄而出。只有方卫东一人皱眉看着他们，像一根孤零零插在菜地里的笔直竹竿。

太阳完全从盘龙山的西边躺下去的时候，方卫东夫妇带着弟弟白果、妹妹白丹往家赶。一路上白池紧紧握住男人的手，请求他帮助她说服婆婆方三姑，她一定要留住弟弟妹妹在身边，不然宁可离婚宁可死。方卫东来了脾气：

“你这是么子混账话?!我娶了你，怎么可能让你离婚让你死?怎么会亲眼看着你弟你妹死?你这个蠢堂客!再说我妈妈，她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方家在盘龙村里有一栋不错的房子，房子的楼筒子不是用土砖或者木头，而是用红砖筑成的，方家砖屋是村里唯一一个独门独户的二层楼建筑，院子前面还有一个宽敞的晒谷坪。两口子走进院子的时候，家里已经灯火全熄。想必婆婆方三姑早睡下了吧?白池心里拿不定主意，是现在去请求婆婆留下弟弟妹妹呢?还是等明天早上她醒了再说?会不会冒犯了婆婆的家长地位?会不会打扰了婆婆的清休?

“卫东，我们是现在去询问妈妈，还是等明早她醒?”白池询问她男人的主意。

“就这么等着吧，妈妈现在应该是睡了，她知道自然会来找你说，她也自然会知道。”方卫东回答道。

白池追问：“么子叫自然？”

“自然就是自然而然。”

方卫东这么说，白池就这么做，她坐在堂屋里等，弟妹两个相伴左右。她请男人去西屋窗子底下看看，确定婆婆是否睡下，她一定要征得婆婆的同意，就像野草要仰仗春风一样。

方家的一切实际上都在仰仗着婆婆。方三姑是村里唯一一个会说北京话的人，当然，她也并非盘龙村本地人，人们只记得她来到村里那天正好是开国大典的日子。村里人都欢欣地迎在村里东南角的岔路上，等待着外面的人带来解放和欢庆的消息。人们没有迎来外面更新的消息，他们像是被祖国遗忘的一小部分，作着没有回应的欢呼。方三姑出现在那条羊肠小径上的时候，让盘龙村村民看见了一位穿着优雅的二十四五岁左右的姑娘，姑娘还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让人们误解成了某位皇亲国戚，哦不，是开国元勋。人们和这位“开国元勋”鸡同鸭讲地交流着，最终确定了她只是一位无关国家庆典的妇道人家。在确定她的身份同时，人们也确切地看出了这是一名孕妇。可这孕妇的男人在哪里呢？人们没能从那鸡同鸭讲的交流中得知她的身世，只是共同见证了那个肚中的胎儿长成了如今的方卫东。方卫东可是方三姑独自一人的功劳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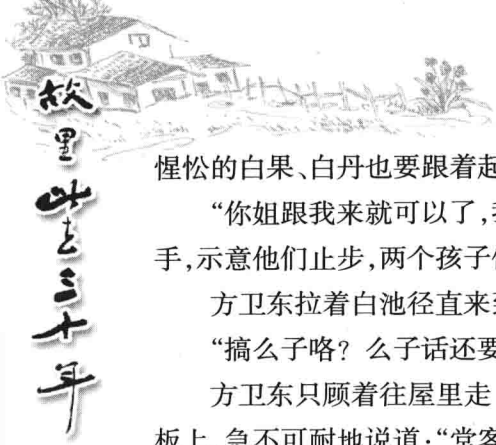
也因为儿子是母亲独自一人的功劳，儿子也自然而然地承了母亲的姓——方。方卫东出生的时候，村里正在人山人海地呼喊着重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口号，为了表示纪念和决心，方三姑给儿子取了个“壮志凌云”的名字——方卫东，在抚养孩子长大成人的日子里，她更是以细水长流的安稳生活彰显了家底的优越。方三姑注定是一个神秘而颇有能耐的女人，犹如沧桑古塔中的一颗佛骨舍利，在世人的瞻仰中散发着幽远的光。

此刻，白池在期待着婆婆睡房里也亮起幽远的橘黄灯光，好让自己能在她面前像个虔诚的佛教徒那样祈祷。

“妈妈她睡了！”方卫东蹑手蹑脚地从婆婆方三姑睡的西屋里出来，狡黠地笑。

“睡了？！那可怎么办？”白池皱着眉头，双手指甲相互矛盾着打起架来，这是她在家做女儿时形成的小动作，六神无主时就习惯性地抠指甲。

“来，跟我来。”方卫东抓起白池的手，示意她起身跟自己走。一旁已经睡眼



惺忪的白果、白丹也要跟着起身。

“你姐跟我来就可以了，我们有话要说，你们坐在这等。”方卫东对两人摆摆手，示意他们止步，两个孩子仰着脸点点头。

方卫东拉着白池径直来到了两人东屋的婚房，白池疑问道：

“搞么子咯？么子话还要撇开他们说？”

方卫东只顾着往屋里走，刚进门，他一把抱起了白池，将她的身体抵在了门板上，急不可耐地说道：“堂客，我们来吧！”

白池使劲挣脱着，她想着两个弟妹还在外面呢，今天母亲刚去世呢。她将一颗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要！不要！不要……”

“堂客，我知道你今天没兴趣，你忍忍，我一会就好。”方卫东动作着。

白池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像一只鸟顺着裂开的口子钻出笼来。

方卫东几乎是捉住般把白池拽到了床边，不满地说道：

“你是我堂客，这点事情都满足不了我，以后别央我做任何事情！”

白池不再说话，眼角淌下了一滴痛苦的泪。

她退。

他进。

云翻雨覆之时，天地间突然响起了骇人的哭喊声，热烈的动荡骤然受了惊骇，偃旗息鼓。

紧接着敲门声伴着呼喊声而来，“姐，救命呀！救命呀！救救我们！”

胡乱套了两件衣服，白池从床上一跃而起，慌忙打开门，白果、白丹噼噼啪啪地敲着门，又喊又跳，像是刚从水中捞上来的两条鱼，湿淋淋地弹跳着。

“怎么了？！”白池搂住两个湿答答的孩子问道。

“有鬼！”他哭。

“哪里有鬼？！”

“堂屋里！”她也哭。

“么子鬼？！”

“满脸绿光的鬼！”

“走路没声的鬼！”

他们放声大哭了。

“绿光？走路没声？”方卫东也凑过来问道，但是脸上没有相应的惊疑，像是

听人在讨论张家长李家短。

“卫东，这是怎么回事了？！”白池惊恐地问自家男人，她没有看见那鬼的样子，但那鬼似乎此刻就在她眼前。

“跟我来。”方卫东说道，自己率先向堂屋走去，那架势不像去捉鬼，倒像是要领着一帮人闲庭信步。

“妈……”方卫东像是安抚自己的情绪般，如释重负地叫了一声妈妈。

飘在堂屋里的不是么子绿脸鬼，而是端坐着的婆婆方三姑，她背后是家里的神龛，可白池一直不知道龛上供的是谁。堂屋里没开灯，隐隐约约可见婆婆身上散发的淡绿色荧光。那是一颗挂在婆婆颈间的色泽莹亮的饰物，照应着她那张幽静漠然的脸，像是记忆中的风，佛塔里的光，幽远。

“这两个孩子不是我家的吧？”婆婆方三姑开口了，她客气地问道。

不等旁人回答，方三姑接着说道：“对了，卫东，你别忘了，从家里拿走东西要对我说的，你别把小时候的好习惯丢了。”

从婆婆那仿佛闭目养神的神色中，让人不禁诧异她对一切已经了如指掌。白池终于明白男人口中的“自然而然”是指么子了，她心中涌起一阵战栗。

“妈妈！”白池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婆婆面前，一齐跌下的还有扑倒在地面的弟弟妹妹和他们的泪。

“妈妈，我只求您一件事情，我妈妈她去世了，临终前托付我，照顾好弟弟妹妹，你能不能发发慈悲让他们先住下？能不能让他们跟着我？”

“跟着你，可以呀。但是跟着你住在我家，不行。”方三姑悠悠缓缓说道。

一个“为么子”几乎要脱口而出，白池还是硬生生将疑问吞了回去。她仍是哀求着：“妈妈，他们现在还小，稍稍长大的时候我就会将他们送出去的，这几年我会努力干活……”

方三姑似乎是听到了白池那句未出口的“为么子”，解释道：“因为我们家现在没有闲钱，你可以送他们去拜师傅学手艺，人总是要学会自强自立的。”

“妈妈，求求你，他们还小……”白池几乎要磕头了。白池跪在地上一如跪在她死去母亲的床前那样，她仰着头信赖地看着她的男人，期待着他能说出一句半句扭转局面的话。可男人却不动声色地垂立在门口，像是村口河边上暮雨潇潇的柳树。

“别求我，我不喜欢说重复的话，更不喜欢女人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婆婆方三姑的话不仅打断了她的“妄想”，也打断了白池停留在方卫东身上的希

冀的眼神。

一股寒凉从心底涌起，以至于她冷冷地说了一句：“妈妈，我只求你，今晚让他们住下。”

方三姑不置可否，拂袖而去。

白池站起身来，用含着泪水也喷着火焰的眼睛扫了方卫东一眼，突然一阵莫名的恶心涌上心头，白池以为自己是厌恶了这个男人。

四

七岁的白果和四岁的白丹走出方家砖屋的时候，天际刚刚泛起鱼肚白。山林中各种各样的鸟叫声像倾泻的山涧一般，欢快地在整个盘龙村流淌波动。那时候的公鸡也好像受到了感召或者挑衅，它们向山间发出的鸣叫十分高昂、悠扬。只有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才像是这个山村唯一沉睡了一宿的动物，他们在各自屋里大模大样地咳嗽几声，表示他们一天的行动即将开始了。

方卫东可能算是这个村庄里起得最晚的人，白池趁着这个空当，偷偷把弟妹俩叫到了砖屋外，她手里端着一个洗脸盆似乎要出去打水，弟妹两个也跟着她往院子外走去。

走到大门外时，白池目光四放确定周围没人时，从脸盆毛巾的掩盖下拿出了一袋馒头和半袋子鸡蛋。她说道：

“果儿、丹儿，你们先回山上住着，过些日子姐想到办法了就把你们接出来，晚上睡觉一定要关好门，小心外面的那些野猫野狗子。”

白果和白丹直勾勾地看着鸡蛋不说话，嘴巴里流出了长长的口水。白池从袋子里拿出鸡蛋一人递了一个，并把剩下的馒头和鸡蛋交给了他们，交代道：

“你们先回家，记住，要顺着我们来时的黄泥巴路走，到第三个岔路口的时候左转往山上走。”

白果和白丹被推着上了黄泥马路，走着走着，白果吃着馒头不禁大哭起来：“姐姐，我们没有妈妈了，我们的妈妈死了。”

白丹看见哥哥泪水涟涟，也号啕大哭起来：“我要找妈妈，姐姐，你带我们去找妈妈好吗？”

两个孩子伤心地大哭起来，手中的馒头也成了湿答答的一团，放进嘴里不经咀嚼就化开了。他们边吃边哭，边哭边走。

谁也不知道，那个夏日黎明的白池是在怎样死咬着自己的嘴唇，将弟弟妹